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安徒生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安徒生小传

毛 晴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安徒生小传

毛 晴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一、鞋匠的儿子	(1)
二、在贫寒中成长	(3)
三、鞋匠死了	(17)
四、到哥本哈根去	(31)
五、在哥本哈根的日子	(38)
六、求学	(52)
七、试飞	(59)
八、命途多舛的安徒生	(71)
九、自己的园地	(80)
十、光明与黑暗	(93)
十一、荣誉的巅峰	(103)

一、鞋匠的儿子

在丹麦的首府哥本哈根所在地的西兰岛和像鸭脖子一样弯曲的日德兰半岛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小岛——富恩岛，岛上的主要城市名叫欧登塞。欧登塞大约有五六千居民。在主要的街道和市中心有几座古色古香的贵族官邸。官邸有着高大的铁门，铁门上雕刻着精美的饰花。宽阔的台阶，台阶旁也装饰着石雕。但这是富恩岛的贵族人家。连优雅贤淑的天鹅在碧波清水间的流连也都是贵族庄园里的风景。1805年4月2日，安徒生降生在这里，他出生的那片房屋坐落于欧登塞的城郊。这些房子矮小破旧而且阴暗，他们的住户都是些卖手艺或打短工为生的小贩；裁缝、泥灰匠、挖土工、洗衣女工、织布女工等。贫苦的手工艺者们终日劳碌，从早到晚不停地敲呀打呀洗呀叫嚷着，但每一片面包都不能再生，挣来的面包吃完了，第二天孩子们的小手又伸了出来。他们像蚂蚁一般勤劳，但饥饿，贫穷却仍然紧紧追随他们，纠缠着他们。若是孩子病了，那么灾难只不过刚刚开个头。凶悍的家长有时会驱逐自己的孩子沿街乞讨，这些乞丐很快成长起来，不但会伸出手来不厌其烦地“太太，先生，可怜可怜

吧。”而且还把黑乎乎的小手伸进先生的口袋。乞丐们已厌烦父母的吵闹。整日在街头流浪，不久就被装进欧登塞的沉甸甸的箱子里——欧登塞的监狱。监狱里也一天天饱和了，苦难和贫穷仍然不断地袭击着欧登塞四郊的居民们。

安徒生的父亲汉斯·安徒生是个鞋匠，母亲玛利亚是个洗衣女工。她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经历，在决定嫁给鞋匠汉斯时，他把上次婚姻的产物——女儿卡伦送到别处。嫁给汉斯是她自己的选择，身强力壮的汉斯又憨厚又能干。她自己虽然已不年轻、不漂亮，但结实健康，汉斯说尤其是她一对明亮的黑眼睛打动了。洗衣女工的生活并不因婚姻而有任何改变。除了这个春天因为她怀孕了而停止了洗衣以外，她就总得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儿子挣面包，因为汉斯没有正式的鞋匠执照，只能靠一点小修小补来讨生计。

孩子诞生了，玛丽亚很欣慰。她一直想为汉斯生个儿子。看着在怀里蠕动的小小生灵，柔软的淡黄的头发，玛丽亚就由衷地满心欢喜。

不多久，牧师给孩子洗礼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名字：汉斯·克里斯蒂安。

二、在贫寒中成长

1811年，欧洲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拿破仑的帝国勋业不断地建立起来。法国的胜利给法国人民和被侵略国家带来了饥馑的和灾难。农民和手工业者们被迫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上前线为拿破仑的宏伟事业充当炮灰。整个欧洲一片枪林弹雨，生灵涂炭。丹麦，这个紧靠德国的弹丸之地也摇摇欲坠。丹麦国王年迈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已老朽昏庸，他思考着死后为王的可能性。他的继承人王太子斐德烈，年轻气盛而却才疏学浅，既无才智更无头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自然知道，为国谋福利该做些什么。”以此业巩固他作为王储的信心。在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之际，他想小心翼翼地维持中立国的身份。但局势一天天地恶化和复杂，想在两个强大的对手——拿破仑和英国之前周旋已属空想。斐德烈王子心惊胆战地等待着。

1801年3月30日，英国舰队驶进松德海峡，哥本哈根在炮管的射程之内；英国向丹麦提出要求，丹麦必须停止与俄国、瑞典、普鲁士的中立协定。丹麦军队等待的救援俄国舰队受阻于坚冰，瑞典舰队也无法前来。丹麦舰队的防卫力量只有仅仅由五千

军队和六百门火炮组成的浮桥船队。这支船队被英国三十艘军舰偷袭。英国军舰统帅纳尔逊调动九千人，扬言在一小时内结束战斗。但丹麦人并不是懦夫，虽然船队中的一部分被攻克，而英国舰队在丹麦人的激烈反抗下也损失惨重，战事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纳尔逊威胁王太子斐德烈，如果丹麦人不投降，他将把浮桥船队连同船员一同烧毁。软弱的斐德烈最后同意投降。此次战役虽然表面上输了，但如潮涌来的哥本哈根市民们把它当成丹麦英雄主义的模范。丹麦的大街小巷传播着关于纳尔逊舰队的失败，骄傲的纳尔逊低下头来向丹麦人求饶，纳尔逊舰队遍体鳞伤，垂头丧气地撤离了松德海峡。

和平只静悄悄地维持了几日。1806的底，拿破仑的军队开始集结在丹麦南部边境。英国在海上仍然虎视眈眈。斐德烈王子只能在英法两者之间选择一方，选择谁呢，斐德烈王子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英国和法国也都不愿把垂涎已久的丹麦拱手送人。为了促成丹麦的投降，1807年8月16日英国舰队又在距哥本哈根二十公里的海面停泊，并提出把丹麦舰队交给英国的要求。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英国大使康宁宣称自己不过是采取一些保护中立国的措施。康宁等待着斐德烈的抉择。最后，他丧失了等待的兴趣，不宣而战，派三千军队登陆。丹麦的

军队只有六千士兵，当然还有一万三千名后备队和义勇军。丹麦军队全线败退，不过，斐德烈找到拿破仑这个靠山。然而，拿破仑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结盟不久，丹麦全国开始招募新兵。丹麦成为法国工业品的市场。英国继续在海上拦截丹麦的商船，掐断挪威的海上通道。丹麦在内忧外困中日渐凋蔽了。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商业一蹶不振，萧条冷清，久负盛名的老商号相继破产倒闭，市场充斥着法国的工业品，货币像翻筋斗一样不断贬值。安徒生家住在一条小河边，离他家不远有一座水磨坊。从前这座磨坊是寺院的财产，所以安徒生家的这条大街名为寺院磨坊大街。一幢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却住着六户人家。鞋匠一家便是其中的六分之一。这间小小的房子具备了所有功能，既是客厅，卧室，又是餐厅，工作间。酷爱干净的玛利亚总是把窗帘洗得干干净净，地板擦得发亮。她还在高高地柜子上挂了几个绘有彩色图画瓷器盘子。鞋匠按自己的方式布置工作间。他的工作台上方有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书和丹麦作家荷尔堡的喜剧剧本，还有歌谱和几本言情小说。

父亲有讲不完的故事。他喜欢看见儿子凝听时认真的神态，并且有时对故事还纠缠不休“后来呢，后来，春天来了，小鹳鸟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吗？”这

天从河岸回来的一家三口在夜晚的静寂中来到了童话中的城堡。

“可是我们会有吗？”孩子的提问使爸爸局促不安。他想起1810年夏天的一则广告。阿列费涅特·拉乌维格伯爵准备招雇一位给伯爵全家包括所有家仆做鞋的鞋匠，品行上要老实、沉稳，而又不酗酒懒惰。伯爵的条件极为诱人，除薪俸外，还有一幢林边小屋，一小块菜地和一片牧场。消息传开，欧登塞的鞋匠们都跃跃欲试。汉斯·安徒生也领回一匹闪闪发光的蓝色的缎子，他不允许小家伙用脏手摸它，而且告诉孩子它会带来一座花园。

三天，汉斯·克里斯蒂安目不转睛地看着爸爸一丝不苟地处理这块缎子。父亲忘记了给汉斯讲故事，顶多工作间歇拍拍孩子的肩。汉斯·克里斯蒂安觉着这块缎子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故事中的秘诀“芝麻开门”一样，有了它，山门就“吱扭”一声开了，金山银海呈现面前。经过三天的工作，这块缎子已经变成了一双玲珑精致的舞鞋，真美呀，像颗蓝宝石熠熠闪烁。伯爵夫人一定会喜欢它。全家人都相信好运将要降临他们了，但汉斯·安徒生迟疑而沉重的脚步说明了一切。傲慢的伯爵夫人非但没有正眼一顾，还说：“可惜了，一块好缎子。”

鞋匠一家乡村生活的美梦就此完结了。

爸爸常常带孩子来到那片山丘上的树林中，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的乐园。各种颜色的小花小草会引起孩子的注意，醋栗树丛皱纹斑斑的树叶令他惊异，尤其是扑愣一声惊起白头翁令孩子手舞足蹈。树丛里亲昵的鹳鸟使孩子意兴大发。

欧登塞的春天来了，小鹳鸟又携儿带女来这片树林子安营扎寨了。“可怜的小鹳鸟，为什么要到处流浪泥？要不爸爸，让它们去我家的顶楼过冬好吗？”“她也，可它也会想家。”“这可就没办法了？”汉斯·克里斯蒂安挠着头，怎么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们爬上山丘，攀上山岗的最高处，然后停下来，极目远眺。父亲告诉汉斯·克里斯蒂安欧登塞城名的来历，它是一位王后命名的，“有一天，王后心情很愉快，想看看初升的朝阳，推开了城堡的窗子，忽然她看见远方有一排从未见过的房舍，‘欧登，你来看。’于是，咱们这个城市就取名为欧登塞。”小汉斯对所有的故事都饶有兴味地听着，时时牵牵爸爸的衣襟，问爸爸：“那是什么时候呀？”“老早老早了，那时候你爷爷的爷爷的时候。”“那是奶奶所说的以前好时光吗？”“孩子，当然不是，奶奶爱作梦，以前的时光哪里就好过哩。在我出生的地方，有一个富有的老爷，就是桑涅戈尔的艾烈尔。他拥有土

地，树林，鹳鸟都是他的，连耕种土地的农民也是他的，可是他可凶恶了，像魔鬼一样，他手下的爪牙也凶恶如鬼，农民们一见到他就掉了魂，在他的面前像筛糠的筛子一般簌簌发抖。许多农民被他鞭打，有时还被他抓进牢里，去做刑凳，许多人落下残废……这是‘好日子’吗？”

汉斯·克里斯蒂安一直相信爸爸的话，可这一次他被吓坏了，他更紧地抓着爸爸粗糙的手。直到散步结束他也没有放开，可他也想不透，为什么奶奶总喜欢说“假话”呢。

奶奶负责照看医院看门老头儿戈马尔的小花园。人人都知道，戈马尔曾经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奶奶以此为荣耀。而且，奶奶说她自己身世也显赫，虽然那是过去的事情。奶奶请这个法国侨民戈马尔作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的教父。但这是一个阴郁而多嘴的老头儿，脾气时好时坏，喜欢坐在长凳上。数落别人干过的错事。汉斯·克里斯蒂安喜欢医院济贫院里的老大娘。她们一边争吵一边听他讲述自己想来的故事，老大娘们对他的聪明赞不绝口：“瞧着吧，小汉斯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更多时候，老大娘会一个个讲起她们所知道的故事，有神灵鬼怪，有仙女神水。这些有趣的故事还有许多民谣夹杂其中。汉斯·克里斯蒂安爱听年轻的骑士在楼下弹琴诉说

衷肠的歌曲，还有姑娘的表露心曲。两情相悦，骑士约好姑娘一起走了，虽没有一件嫁妆。有时凄婉的歌声推着孩子的泪扑扑地往下掉，老大娘们赶紧停下纺车来帮他擦泪，告诉他，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还有老大娘唱的亚格涅特家上水神的歌子如泣如诉。亚格涅特来到水边，头上戴着花冠，水神问她，可愿与我长相守，可愿与我到海底生活。亚格涅特舍不得爸妈，舍不得自己的家，可也舍不得年轻而英俊的水神。亚格涅特终于答应了。汉斯·克里斯蒂安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这多么有趣呀！可后来亚格涅特在海底心情很忧郁，就离开丈夫和三个孩子回到人间。水神和她的几个孩子为失去她而啼哭不止，但亚格涅特心肠好硬，再也不愿回头了。

老大娘们有时也不肯定，说亚格涅特想念孩子，还是回到水神那，你站在海边，可听见亚格涅特在弹奏的思乡曲呢。汉斯·克里斯蒂安流连这些美好的传说。流连医院的小花园。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可以奔跑，奶奶说他像只鹿般敏捷；还可以打滚，滚得满身都是青草汁和干草，奶奶一边拍打着，一边还夸他是汉斯的儿子。汉斯·安徒生小时候也一刻不停。但汉斯从来不敢去疯病人的住处，她们有时会突然尖叫，好像魔鬼抓去了她们的鬼魂，她们眼

神痴痴地盯着你，像爸爸讲的故事里的老巫婆。

夏日飞逝，鸛鸟又飞回故乡去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在磨坊的对面，他从家里走到学校都走不出母亲的视线。可是，学校也不都好玩呀。以前，爸爸为了让他早受教育，把他送到一所私人办的女子小学上学时，他们的老师，一个年迈的制手套工人的遗孀，每天怒气冲冲地站在孩子面前，逼孩子们背诵拼读。一旦有了错，她就毫不客气地用柳树条子抽打孩子。玛利亚央求老太婆不要打汉斯·克里斯蒂安。老太婆忍了几天，可不多久就抡起了树条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到家放声大哭，哭得妈妈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珍珠滚下来。“好吧，孩子，咱们不念了，我把你送到卡尔斯倩那里去吧。”

卡尔斯倩的学校就是妈妈领他来的这所。汉斯·克里斯蒂安躲在母亲的身后看看新老师。新老师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深棕色的眼睛快活地转动着，洁白的牙齿常在微笑时绽露。卡尔斯倩很快赢得了汉斯·克里斯蒂安的好感和信任。他彻底忘记了那个凶狠的老太婆。而且，同学中许多是一条大街上的，有的还是爸爸的朋友的孩子。卡尔斯倩从来不打他们，他只是告诉孩子们要互相帮助，要好好学习。汉斯·克里斯蒂安班上不久来了个新同学，也

是全校唯一的女孩子，黑眼睛的萨拉·汉曼。她算术很好，常得到老师的夸奖。同学们都很佩服她。可萨拉·汉曼地比每一个同学都想得远，她觉得算术才是最有意义，因为会计数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位庄园的女管家。而汉斯·克里斯蒂安的头脑里却满是城堡，风信子，玫瑰和鹳鸟以及美妙动听的诗歌。有一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向他佩服的萨拉·汉曼说自己将来会有一座城堡，“那时，我接你来我的城堡，用四匹马拉的马车，马车走在青石板路上，蹄铁敲打着青石板，格达格达，响亮的一支歌。城堡里的花园有好多小蝴蝶，你说，黑色的先休息吧，让黄色的跳支舞……我是伯爵的儿子，向你介绍花园里的奇花异草，好吗？”小姑娘萨拉·汉曼睁大了眼睛，看看汉斯·克里斯蒂安，“你是鞋匠的儿子呀？”说罢，独自跑开了。好几天，萨拉·汉曼都投过来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同学们也在身后指点看，说汉斯·克里斯蒂安是个爱说慌话的孩子。汉斯·克里斯蒂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白眼，在爸爸妈妈那里才总算讨来了公道。但从此，汉斯·克里斯蒂安变得安静多了，他在爸爸的木偶中重新寻回乐趣。他想象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放怀畅饮，结果酩酊大醉，步履踉跄地回家了。不久，他们参加了战斗，骑着高高的骏马在战场驰骋着，抱着战死沙场

的决心开赴前线。父亲做的木偶成为汉斯·克里斯蒂安放飞想象的翅膀。瘦小的汉斯·克里斯蒂安装满了一脑子的奇谈怪想，有时他编的故事让爸爸听着也如痴如醉。学校教育给汉斯·克里斯蒂安带来更多可供想象的素材，算术是枯燥数字在他眼里就是一群听话的火柴棍，任他驱使和调遣。还有听老师拼读音节时像叩松子壳般清脆，他也喜欢老师响亮的嗓子唱一曲民谣。快乐的校园生活过得飞快，日子过得也很顺心。孩子们已彼此消除敌意，常常一块儿唱歌，一块儿背拼字。卡尔斯倩总夸汉斯·克里斯蒂安有一副洪亮的嗓子。讲读课上他很优秀，更不用说朗诵诗歌。只有汉斯的字可不敢恭维了，不但潦草难认，而且常常错误百出，“不过，长大了，就会好起来的。”汉斯·克里斯蒂安也和老师一样相信，长大了就会好起来的。

然而，孩子们快乐的生活突然夭折了。卡尔斯倩生活得很拮据，而他们教的孩子又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更是入不敷出。他为了谋生，只能到邮局去谋一个职位，把这所学校停办了。

不幸的消息对于满怀期望的汉斯·克里斯蒂安的父母也是个打击。父亲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只有玛利亚安慰沮丧的父子：“幸好，孩子还小，将来总还有机会。”辍学后的安徒生无处可去，因为外面

天寒地冻。汉斯·克里斯蒂安没有暖和的衣裳可以出去。他只好待在屋里，把一枚铜钱放在炉火里烧红，然后把它贴在结了冰的窗子上。一阵白雾腾起，铜钱也逐渐变暗。取一下铜钱来，便有透明的小孔。从小孔里，汉斯·克里斯蒂安可以看见行色匆忙的人群，白杨树的枝条上挂着的冰凌，间或有几只唧唧的麻雀飞上树梢。玛利亚要洗的衣服每天堆得像座山，可换来的铜板还是不够。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好像都再也穿不破鞋，汉斯·安徒生的生意越来越清淡。夜晚，洗完衣服回来的玛利亚把以前存下的银币颠过来倒过去，并唉叹着藏起几个，数几个交给汉斯·安徒生。付房租，买面包的钱怎么也不能省下来。看着瘦弱的孩子，玛利亚和汉斯·安徒生的心一阵阵地发紧。战争的阴云已笼罩了好几天，与拿破仑结盟就会带来好日子的想法看来已成为泡影，到处在招募新兵。“或许，这倒是个机会，有了钱，或许我还可以从战场上得个一官半职荣归故里呢。想一想，法国皇帝拿破仑以前也只不过是出身贫贱的中尉呀。可他现在多么威风多么不可一世，连丹麦国王我们骄傲的王子斐德烈了受辖于他。”汉斯·安徒生不愿妻子和儿子就这样跟自己受苦受累。他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并斩钉截铁地决定参军去。汉斯·安徒生已过了参军的年龄，他是顶替